

内部交流

# 研究与参考

2018年第8期（总第81期）

“锐实力”问题来龙去脉及其应对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SHANGHAI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 “锐实力”问题来龙去脉及其应对

刘国柱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自 2017 年底，欧美智库、学界、媒体和政界以“锐实力”（Sharp Power）概念为基本框架，对包括中国、俄罗斯在内的国家发起了舆论战，对这些国家特别是中国近年来为提升国际形象和国际影响力所做的各种努力加以指责。尽管这个概念有不同的变种，如在全国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简称 NED）内部，它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实力 3.0 版”（Power 3.0）；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将其称为中国“长臂”（Long Arm）。但对中国所谓“锐实力”做法的指责是完全一致的。

## 一、“锐实力”概念提出的背景

“锐实力”概念的提出美国对华大战略调整的大背景、以及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意识形态斗争小背景的产物。

首先，在美国战略界及建制派看来，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作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需要重新思考美国的对华大战略和中美关系。尽管美国智库界及政界对未来美国对华大战略及中美关系走向并未形成一致的看法，但总体趋于悲观。平衡、甚至遏制中国影响力的呼声日渐抬头，反应在美国对

华政策上，就是逐渐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戴维·蓝普顿(David M. Lampton)首先提出了中美关系的临界点说。在2015年5月6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卡特中心共同主办的世界中国学论坛首届美国分论坛上，普顿蓝对中美关系做出悲观预期，认为“打破平衡的临界点越来越近”。蓝普顿认为，美国和中国需要类似“第四个联合公报”这样的文件来规划未来的中美关系。

2015年3月，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小布什政府驻印度大使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D. Blackwill)和小布什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阿什利·特利斯(Ashley J. Tellis)发布了《修正美国对华大战略》的报告，他们认为，美国与中国接触的政策是在加强这个美国竞争对手的实力。在布莱克威尔和泰利斯看来，中国已经采取了一项宏伟的战略，这是为了加强国家对中国的控制，超越国界，安抚周边国家，巩固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取代美国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大国。因而他们呼吁：“对中国采取一项新的大战略，以平衡中国实力的崛起，而不是继续协助其崛起。”尽管两位作者承认，这一新政策“不能建立在遏制的基石上”；但他们确实主张“对现行政策进行重大改变，以限制中国的经济和军事扩张对美国在亚洲和全球的利益构成的危险”。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再强调支持与合作，而更多地强调压力和竞争，甚至认为，“激烈的美中战略竞争成为了新常态。”<sup>1</sup>

与美国智库界呼吁相对应的是，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对中美关系的定位也在发生微妙变化。在2015年奥巴马政府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终，一改第一任期时的“继续寻求与中国建立积极合作的全面关系”，并希望中国在推进全球经济复苏、应对气候变

---

1 Robert D. Blackwill and Ashley J. Tellis, *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arch 2015, pp. vii-viii.

化、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维护地区和平等问题上，“担当起责任的领导角色”的诉求。转而强调，美国对中国大军事现代化“保持警觉，并拒绝通过恐吓解决领土争端”；同时，美国将“从强势地位管控竞争，同时坚持要求中国，在从海上安全到贸易和人权等问题上，遵守国际规则和规范。”；美国还将在网络安全方面采取必要的行动，“以保护我们的企业、捍卫我们的网络，防止无论是民营部门还是中国政府，为商业利益窃取商业机密的行为。”<sup>1</sup>在外交实践中，美国在亚太地区持续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可以说，美国对华大战略中“遏制”因素加大，始自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更是将中国列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甚至取代恐怖主义，与俄罗斯一起并列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判断，从战略层面来看，“强权竞争这个本已被历史淘汰的现象再度回归。中国和俄罗斯在尝试重新奠定他们对地区和全球的影响力。今天，他们正在部署的军事存在将在危难之时将美国阻挡在外，美国在非战争时代，在关键通商地区自由航行的能力也将受到挑战。总而言之，他们正挑战我们的地缘政治优势，并试图将国际秩序向对他们有利的方向扭转。”<sup>2</sup>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反应的是包括美国国会在内的建制派的战略判断。在特朗普《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公布之前，即2017年11月30日，与国会关系密切的华府智库“战略暨预算评估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简称CSBA）总裁托马斯·麦肯（Thomas G. Mahnken），在参议院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关于未来

---

1 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涉华部分引文，见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May, 2010, p.43;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ebruary, 2015, 引言第2页；p.24

2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p.27.

国防战略的听证会上，在谈到美国所面临的威胁时做了这样的陈述：“我们今天再次处于大国竞争的时期，大国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是我们所面临的最重大威胁。”<sup>1</sup>很明显，在特朗普时期，美国对华大战略中，“遏制”的成分在快速上升中。而“锐实力”概念的提出，就是这样大环境的产物。

其次，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逐渐融入国际社会，但中国并未按照欧美国家期待的方向发展，更没有出现欧美国家期待的变化、尤其是国内政治变化。这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界、智库界和学术界已经形成较为广泛的共识。认为美国长期奉行的对华政策已经失败，这样的现实需要美国擦亮眼睛，重新审视美国的对华政策。并建立一个更强大的，更持续的对华战略。在 2017 年 11 月 1 日华府智库布鲁金斯学会 (Brookings Institute) 举办的一个政策研讨会上，参加讨论的瑞安·哈斯 (Ryan Hass) 分析说：美国国内普遍认为，过去 30 多年来我们所奉行的战略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中国的崛起并没有按照我们的战略来进行改革。参加讨论的另一位学者米拉·拉普·胡珀 (Mira Rapp-Hooper) 也认为，过去美国的决策者所持的立场，及中国将随着其崛起而改革自己，但这种观点正在消退。美国曾经恳请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因为我们认为，随着国际秩序的上升，中国的变化要大于中国改变秩序的程度。但显然，北京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走向自由化。乔纳森·斯特罗姆塞斯 (Jonathan Stromseth) 提出，有必要对北京采取更强硬的态度——例如，加强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和外交地位，然后与朋友和盟友一道，鼓励中国在地区问题上采取更建设性的立场。<sup>2</sup>

---

1 Thomas G. Mahnken, STATEMENT BEFORE THE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ON RECOMMENDATIONS FOR A FUTURE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November 30, 2017, p.2.

2 AVOIDING WAR : CONTAINMENT,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US-CHINA RELATIONS, Brookings Institute, November 1, 2017, pp.4-5.

类似的想法显然已经成为美国建制派的主流，奥巴马政府时期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曾经担任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副国家安全顾问的厄利·拉特纳(Ely Ratner)在今年3—4月出版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们认为，美国一直期望能够决定中国的进程，但是总是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坎贝尔和拉特纳说，无论美国祭出“大棒”还是“胡萝卜”，都没有像预期地那样改变中国。外交和经济接触并没有带来中国政治和经济上的开放；美国的军事力量和区域制衡也没有能够阻止中国试图改变美国领导的体系的核心努力；自由的国际体系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可以诱惑或是制约中国。中国在追求自己的发展道路，而这个进程中，美国的一系列期待落空。两位作者因此得出结论，华盛顿现在面临着现代史上最有力和最可怕的竞争者。要接受这样的挑战，华盛顿首先要放弃对中国一厢情愿的期待，接受以前对华战略失败的事实。第二，美国需要专注自己以及亚太盟友的发展。他们认为，川普政府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对美国以往的战略进行了拷问，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sup>1</sup>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国会也在极力呼吁行政当局改变对华政策。在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委员会共同主席克里斯托弗·史密斯扬言：在2016年问题是，美国外交政策已不再符合中国现实。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美国的政策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中国日益繁荣将带来政治改革和法治。我们专注于将中国融入国际体系，而忽视了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将遵循自己的规则的明确证据。中国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恰恰相反，尽管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显著增长，但中国领导人对“西方影响”越来越不屑一顾，对自

---

1 Kurt M. Campbell and Ely Ratner, *The China Reckoning :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18-02-13/china-reckoning>

由社会和民主资本主义都怀有敌意。通过贸易、投资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进行接触的战略并没有带来一个更加自由的中国，而是对中国被压抑的人权律师、宗教和少数民族群体、记者和民间社会领导人保持冷酷的安慰。<sup>1</sup>

弥漫于美国政界及智库界的“美国对华政策失败论”，正在积极推动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向，特别是在各个领域竞争甚至对立的方向发展。

第三，中国通过不断的改革和开放政策，逐渐摸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而且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发展道路，即在欧美国家之外，形成了“中国模式”。在欧美国家的政治学者看来，中国制造分为两种：一种是中国制造的产品（Made in China），这不值得害怕；另一种是中国给世界提供的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发展模式，这才是值得欧美国家忧心的。

自冷战时期开始，美国的政治家就异常关注外部世界的发展模式问题。在他们看来，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在其发展中到底走民主道路，还是走共产主义道路或是别的极权主义的道路，可能会决定我们星球上的文明进程”。<sup>2</sup>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国家治理等领域走出了一条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发展道路，初步实现了国家富强、并朝着民族复兴的目标稳步前进。“北京共识”“中国经验”“中国模式”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学界出现频率相当高的名词。很多发展中国家都表达了希望在不同领域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的诉求。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民主、发展和法治中心主任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撰文表示：随着 2016 年的到来，随之而来的是一次历史性的东西方发展模式之争——即在

---

1 Christopher H. Smith, “Dissidents Who Have Suffered for Human Rights in China : A Look Back and A Look Forward,”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December 7, 2016, pp.1-2.

2 J·斯帕尼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段若石译，商务印书馆，1992 年版，第 147-148 页。

中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间，两种不同的经济增长策略中哪个更加适用于新兴国家的较量。尽管这种竞争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但其结果将会影响到大部分欧亚国家未来数十年的命运。<sup>1</sup> 在这种心态驱使下，美国不希望看到中国式一党体系的政治制度取得成功，更不希望中国的发展模式成为世界其他国家效法的榜样。当西方看到中国不仅没有走西方式“民主道路”，而且发展出了自己的政治模式的时候，西方就莫名其妙地感觉到了“威胁”。

“锐实力”的始作俑者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NED)显然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该机构的“民主研究国际论坛”(International Forum for Democratic Studies)从2014年开始到2015年，连续举办了多场关于所谓极权主义在世界各地扩展的研讨会，并结集出版了一个名为《迈向全球的极权主义：对民主的挑战》的论文集。本文集第一章《中国的挑战》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通黎安友(Andrew Nathan)教授。他指出：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在追求经济和战略利益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自信。尽管中国共产党愿意与任何类型的政权一起在国外工作，但它谴责“普世价值”，并呼吁国家主权和不干涉。“至少目前，中国没有表现出宣扬威权主义的传教士冲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上最大的威权国家不会对民主产生不利影响。“这就是其榜样的力量所在：对于那些希望在保持威权统治的同时实现经济增长的非自由主义政权来说，中国是最优秀的典范。”<sup>2</sup> 而全国民主基金会的副总裁、“锐实力”报告主要起草人克里斯托弗·沃尔克(Christopher Walker)更是直言：“民主和极权主义

---

1 Francis Fukuyama, “Exporting Chinese Model,” 文章来自如下链接：<https://www.neweurope.eu/article/exporting-the-chinese-model/>

2 LARRY DIAMOND, MARC F. PLATTNER, and CHRISTOPHER WALKER, *Authoritarianism Goes Global: The Challenge to Democrac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6, p.13.

之间一场新的斗争已经开始了。”<sup>1</sup>

第四，随着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向深度和广度的发展，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和形象日渐上升。这一现象同样引起了欧美国家的警觉，并将其视为中国文化及价值观念在海外的扩张，而且这种扩张已经对欧美的主流价值观念构成了严重威胁；扩张的模式则是在破坏西方传统的价值观念。中国海外文化交流项目成为这一波攻击的主要对象。

全国民主基金会“锐实力”报告的作者之一，旅居香港的西班牙记者胡安·巴勃罗·卡德纳尔（Juan Pablo Cardenal），在2014年曾出版《中国的沉默大军：重塑北京形象的开拓者、商人、调停者和工人》这本著作探讨的，是中国如何利用海外公民影响世界各国。卡德纳尔认为，中国从媒体、学术与文化三个层面影响拉丁美洲（特别是阿根廷）。中国施行“锐实力”的方式，有几个途径：第一，提供免费的中国国情考察与交流团；第二，在他国社会进行拉拢的中国组织，背后都有国家身影，这些组织包括新华社与共青团；第三，拉拢之后，中国积极设定的政治议程，与党国立场都相当一致，而且也明显是为减弱海外批评中国的声音。<sup>2</sup>

美国知识界及教育界的一些人对中国海外文化交流项目感到不爽。2014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简称AAUP）对中国的孔子学院项目发起了激烈的攻击。该组织2014年6月发表声明，指责孔子学院是中国国家的一个分支机构，被允许忽视学术自由。认为建立孔子学院的大多数协议都有保密条款，对中国政府的政治目的和做法做出了不可接受的让步。具体来说，北美大学允许孔子学院在招聘和控制学术人员、选择课程和限

---

1 Christopher Walker, “The Authoritarian Threat : The Hijacking of ‘soft Power’ ,” Journal of Democracy, January 2016, Vol.27, p.62.

2 Juan Pablo Cardenal, China's Silent Army : The Pioneers, Traders, Fixers and Workers Who Are Remaking the World in Beijing's Image, New York : Crown Publishers, 2014.

制辩论方面推进国家的意图。声明呼吁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学停止参与孔子学院，除非重新谈判大学与汉办之间的协议，以便按照“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关于高校管理者的声明中所阐述的原则，大学对所有学术事项，包括教师的招聘、课程的确定和课文的选择，拥有单方面的控制权；大学——汉办协议向大学社区的所有成员提供。更广泛地说，这些条件应适用于与外国政府或与外国政府有关的机构的任何伙伴关系或合作。<sup>1</sup> 2017年4月，美国“全国学者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的研究报告则是直接要求美国全国的大学关闭孔子学院，并要求美国联邦和州立法机构进行监督。<sup>2</sup>

美国中央情报局为这种攻击提供了证据。美国中央情报局最近公布一份报告，详述了中国如何采用各种方式在美国加深加大其影响力，包括向美国智库和高等学府的渗透。美国新闻网站“华盛顿自由灯塔”星期三援引其获得的一份解密文件报道说，中情局特别警告，中共试图通过为大学和政策机构提供资金换取对学术项目的审查。报告说，“中共经常拒绝给批评该政权的学者签证，鼓励许多中国学者事先自我检查，以便他们能够为了继续研究而自由出入。”该报告还指出中共向学术机构和智库提供资金，以阻止对中国形象不利的研究。报告说，“(中共)用这种手法来奖励亲中国的观点，强制西方学术刊物和会议进行自我审查。”报告说，截至2016年，中国宣传部每年花费68亿美元“建立一个提升中国影响力的国际媒体机器”。报告援引媒体报道说：“中共在美国设立了多家英文媒体机构，试图影响外界对中国及全

---

1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On Partnerships with Foreign Governments : The Case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https://www.aaup.org/report/confucius-institutes>.

2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 Outsourced To China : 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Soft Power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Report, April, 2017, pp.148-149.

球事务的看法。”<sup>1</sup>

这样的攻击得到了美国国会的积极响应，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 2016 年 5 月组织了第一场关于所谓“中国长臂”的听证会。在听证会上，委员会共同主席之一史密斯指责中国实施沉默守则的方法正在走向全球。中国政府的重拳已扩大到境外，以恐吓和压制对中国政府人权记录和镇压政策的批评讨论……“中国不仅有兴趣遏制西方价值观和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而且积极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遏制民主和人权规范……中国的延伸范围超出了其边界，延伸到泰国、韩国、马来西亚、印度、肯尼亚、联合国和美国”。<sup>2</sup> 委员会另一共同主席鲁比奥 (Marco Rubio) 更是指责“中国政府越来越大胆地镇压……不再局限于中国的领土边界，而是试图扼杀国内外对其可悲的人权记录的讨论。即使是设在美国的教育机构也不能幸免”。鲁比奥提出了两个事证：2016 年 4 月，印度政府封锁了几个权利倡导者和活动家从达兰萨拉出席一个宗教 / 民族会议，印度据说是由于中国政府的压力，解除他们的签证。美国律师协会 (th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简称 ABA) 取消了与著名中国人权律师滕彪 (Teng Biao) 的图书计划，该项目被取消是因为担心该计划会冒犯中国政府。<sup>3</sup>

全国民主基金会的副总裁克里斯托弗·沃尔克对上述现象更为忧心。在他看来，北京和莫斯科的决策者都有政治意愿来建立和实施他们的影响力。相比之下，美国和其他主要民主国家似乎已经退出了思想领域的竞争。“从冷战结束到本世纪初中期，民主国家一直缓慢地摆

---

1 Natalie Johnson, “CIA Warns of Extensive Chinese Operation to Infiltrate American Institutions,” <http://freebeacon.com/national-security/cia-warns-extensive-chinese-operation-infiltrate-american-institutions/>

2 Christopher H. Smith, “The Long Arm of China : Global Efforts to Silence Critics from Tiananmen to Today,”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May 24, 2016, pp.2-3.

3 Marco Rubio, CECC Hearing on “The Long Arm of China : Global Efforts to Silence Critics from Tiananmen to Today,” Tuesday, May 24, 2016, p.2.

脱这种长期存在的假设，即与专制政权的无所顾忌第融合将不可避免地使他们变得更好，而不会对民主国家本身产生任何有害影响。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和一体化在过去十年中的深化，极权国家得以幸存，他们渗透民主国家政治和媒体空间的能力也日益增强。威权倡议本身的范围确实是全球性的，出现在每个大陆的民主国家。”<sup>1</sup> 与全国民主基金会性质类似的“自由之家”研究报告也指出：“北京方面林林总总在海外施加影响力的举措时常在媒体和政策圈子里被当做这个国家‘软实力’提升的例证。这是一种误导性的描述。中共不只是在保护或美化中国或是中共自身的国际形象。毋宁说，中国的外交人员、中共官员和他们的代理人正在越发咄咄逼人地干涉民主社会，损害民主和国际机构，在海外破坏人权保护。”<sup>2</sup>

我认为，上述背景催生了所谓的“锐实力”概念。这一概念的出现，既是美国对华大战略逐渐调整的产物，也是欧美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在全球范围内对中国进行反击和围堵的产物。

## 二. 欧美国家“锐实力”的概念框架及其本质目的

“锐实力”概念出自号称非盈利组织的全国民主基金会(NED)之手。2017年12月，全国民主基金会下属的“民主研究国际论坛”发布了名为《锐实力：崛起的极权主义影响》研究报告，这份研究报告是2016—2017年该论坛系列研究的成果汇总。几乎与此同时，全国民主基金会副总裁克里斯托弗·沃尔克与“民主研究国际论坛”负

---

1 Christopher Walker and Jessica Ludwig, “The Meaning of Sharp Power : How Authoritarian States Project Influence,”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7-11-16/meaning-sharp-power>.

2 萨拉·库克：《政治斗争生于内，插手干涉施于外》，Freedom House,《自由之家中国媒体快报》，2017年10月（第122期），第2页。

责研究与会议的官员杰西卡·路德维格 (Jessica Ludwig) 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杂志, 发表了题为《锐实力的含义: 极权国家的手腕》一文。上述文章和研究报告比较系统地搭建了美国所谓“锐实力”的概念框架。与全国民主基金会遥相呼应的是欧盟国家的两家智库, 位于德国柏林的“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Global Public Policy Institute, 简称 GPPI) 和“墨卡托中国研究所”(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简称 MERICS) 同期也进行了与全国民主基金会类似的研究项目, 并于 2018 年 2 月发表了题为《威权的推进: 对中国在欧洲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力的回应》的联合研究报告<sup>1</sup>。这份研究报告尽管没有使用“锐实力”一词, 但整份报告的基调与全国民主基金会的“锐实力”报告几乎完全一致。

全国民主基金会的研究报告认为, 在过去的十年里, 中国和俄罗斯花费了数十亿美元来塑造世界各地的舆论和观念, 使用了一个多样化的工具包, 其中包括数千人之间的交流、广泛的文化活动、教育项目, 以及发展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媒体企业和信息倡议。随着人们对冷战时代的记忆消退, 民主国家的分析家、记者和政策制定者开始通过熟悉的“软实力”视角看到威权势力的努力。但中国和俄罗斯等国使用的一些最明显的威权影响力技术, 虽然在公开胁迫的意义上并不是“硬”的, 但也不是真正的“软”。在民主基金会看来, 中国和俄罗斯发挥影响的主要不是关于吸引力, 甚至不是说服, 而是集中在分散注意力和操纵上。“这些雄心勃勃的威权政权在国内有系统地压制政治多元化和言论自由, 它们越来越多地寻求在国际上适用类似的原则, 以确保它们的利益”。对于这种现象, 民主基金会认为, 美国需要一个新的词汇——“我们所理解的威权‘软实力’被更好地归类为‘锐实

---

1 THORSTEN BENNER, JAN GASPER, MAREIKE OHLBERG, LUCREZIA POGGETTI, KRISTIN SHI-KUPFER, *Authoritarian Advance : Responding to China's Growing Political Influence in Europe*, GPPI and MERICS Report, February, 2018.

力’——它能够穿透、渗透目标国家的政治和信息环境。在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之间正在进行的新的竞争中，极权政权的‘锐实力’手段应该被看作是他们的匕首的尖，或者实际上是他们的注射器。”<sup>1</sup>

在全国民主基金会的“锐实力”理论中，中国和俄罗斯的“锐实力”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主要是利用了民主国家与威权国家政治体制和治理体制的不对称：在超全球化时代，俄罗斯和中国的政权在国内对外部政治和文化影响设置了障碍，同时又损害了国外民主制度的开放性。莫斯科和北京当局所作的调整是渐进的，但具有系统性。就俄罗斯官员而言，他们决定不需要让世界相信他们的专制制度本身就有吸引力。相反，他们意识到，他们可以通过使民主显得相对不那么有吸引力来实现他们的目标。俄罗斯的造谣努力对民主国家——特别是美国和欧盟主要国家——的威望以及民主制度的基本思想构成了无情和多层面的攻击。

“锐实力”概念的发明者认为，尽管中俄两国的做法在形式和语境上存在差异，但两者都源于一种意识形态模式，这种模式将国家权力置于个人自由之上，从根本上说是对言论自由、公开辩论和独立思想的敌视。威权政府将这种国内治理的政治价值观伸展到海外，让国际上的合作伙伴和对话者了解允许表达的界限，并鼓励他们自我审查，以限制对中国视为敏感话题的直接审查。用通俗的说法来说，原来的“软实力”在威权政权手中，已经成为军事力量的“影响力”形式，而不是“硬”。但是，近年来取得进展和吸引力的威权影响力技术，虽然在公开胁迫的意义上并不硬，但也不是真正的软性。<sup>2</sup>

对于“锐实力”所要实现的目标，全国民主基金会的研究报告认

---

1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Sharp Power :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December 2017, p.6.

2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Sharp Power :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December 2017, pp.11-12.

为，中国政府的目标有两个方面：一是试图减少、中和或抢先应付对中国政权自身表现的任何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操纵和审查的工具，而不是简单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的目标往往是把中国描绘成一个良好的外国影响力，或者是一个没有民主政治制度的经济发展的成功范例。北京方面不一定期望其他国家效仿其所谓的替代模式（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它确实提倡这种理念），而且中国愿意寻求与执政精英打交道的方式，而不管他们的政治意识形态或政权类型如何。然而，在中国捍卫和推广自己的一党制的运动中，暗含着对民主的批评，认为它效率低下、混乱，对经济发展的催化作用也很差。<sup>1</sup> 全国民主基金会担心，这种做法将引导更多的国家最终抛弃民主模式，选择中国的威权统治和治理模式。

对于“锐实力”实现目标的途径，全国民主基金会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等威权国家的“锐实力”，实现目标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首先，中国和俄罗斯等威权国家利用经济活动来推动思想领域的政治目标。中国在这方面特别擅长，通过各种不同的强度和间接渠道施加压力，除非我们审视中国的商业活动，否则这种压力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人际关系的培育也是威权主义者权力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报告中记载的许多倡议，如威权政权实施的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交流，都是针对政治精英、思想领袖和其他民主社会的信息拥有者的。对于年轻民主国家的政治家、记者、学者和智库研究人员来说，这种新的联系提供了更大的威望和获得资源的机会。对于威权主义者来说，追求善意和塑造关键人物的观点可能是改变政策的一种成本效益特别高的方式，同时也能间接接触到更多的受众。这些努力是莫斯科和北

---

1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Sharp Power :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December 2017, pp.17-18.

京的更大目标的一部分，目的是进入民主制度，以鼓励合作，消除对其威权政权的批评。<sup>1</sup>

第三，“锐实力”的发挥的主要杠杆是媒体。全国民主基金会的研究报告发现，多数国家的媒体、学术界和政治分析家很少有专家密切关注中国，而少数几个国家的专家倾向于关注中国与本国关系的经济方面。这样，世界上多数国家实际上形成了关于中国的信息真空。这一真空被中国政府所利用。报告作者之一卡德纳尔通过对阿根廷和秘鲁学术部门的研究说明了，中国如何通过拉丁美洲大学与其严格控制的公立大学之间的伙伴关系，对该地区专注于中国的学术的框架和语境产生巨大影响。卡德纳尔的调查确定了中国政府与当地媒体和新闻消费者正式接触的“三重方式”：（1）发展中国官方媒体在拉美国家的本地存在；（2）建立伙伴关系、内容交流。中国国家媒体与地方媒体的合作协议，以及与一些独立媒体的合作协议；（3）为个别记者提供交流机会和培训。<sup>2</sup>

第四，遍布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自然被视为“锐实力”的重要工具。尽管研究报告认为，许多孔子学院的活动似乎是无害的，强调汉语教学和电影展览等文化活动，但他们的其他活动在大学环境中是不合适的。“中国政府对人员配置和课程的控制确保了这两方面都能微妙地提升中国共产党在领土争端或中国宗教及少数民族问题上的立场。”<sup>3</sup>

“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和“墨卡托中国研究所”的联合报告撇开了俄罗斯，直接将中国作为欧洲民主政体的主要威胁。报告认为：“中

---

1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Sharp Power :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December 2017, pp.18-19.

2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Sharp Power :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December 2017, p.15.

3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Sharp Power :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December 2017, p.16.

国在欧洲迅速增长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对其威权理想的自信推动，对自由民主以及欧洲的价值观和利益构成了重大挑战。尽管北京的努力比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受到的审查要少得多，但欧洲忽视了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这将是一种危险。借助自身的经济实力和中国共产党（CCP）的机构，在全球战略上建立具有影响力的网络，中国政府在欧洲的政治影响力肯定会比克里姆林宫的中长期影响更大。”

报告认为，中国拥有一套全面而灵活的影响力工具，从公开到隐蔽，主要部署在三个领域：政治和经济精英、媒体和公众舆论、民间社会和学术界。在扩大其政治影响力时，中国利用了欧洲单边开放的优势。欧洲的大门是敞开的，而中国则试图严格限制外国思想、行为者和资本的进入。

“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和“墨卡托中国研究所”的联合报告得出了与全国民主基金会相同的结论：即中国利用了中欧之间不对称政治关系，并认为这种影响在欧洲内部开始显现。欧洲国家越来越倾向于调整自己的政策，以配合“先发制人的服从”，以争取中国方面的青睐。欧洲联盟（EU）和欧洲邻国的政治精英们已经开始接受中国的言论和利益，包括他们与国家和（或）欧洲利益相矛盾的地方。欧盟统一受到中国分而治之策略的影响，特别是在保护和投射自由价值观和人权方面。中国政府还得益于欧洲政治和专业阶层愿意提供的“服务”，他们乐于促进中国的价值观和利益。除了中国试图积极积累政治资本外，欧盟成员国中那些寻求吸引中国资金或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大认可的政治精英也有很大的影响力。

联合研究报告认为：中国领导层在欧洲寻求政治影响力的动力有两个。首先，它寻求确保国内政权的稳定。第二，北京方面的目标是将其政治理念表述为一种竞争性的、最终是优越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在这些动机的推动下，北京追求三个相关的目标。第一，它的目的是在具体问题和政策议程上争取全球支持。这包括在欧洲政治家、企业、

媒体、智囊团和大学之间建立牢固的网络，从而为中国利益创造多层次的积极支持。第二，中国试图削弱西方的团结，无论是在欧洲内部，还是在大西洋彼岸。第三，北京方面大力推动全球对中国政治和经济体系的更积极看法，认为它是自由民主的可行替代方案。<sup>1</sup>

### 三. 欧美国家应对所谓“锐实力”的趋势以及可能的负面影响

为解决所谓“中国和俄罗斯影响和操纵民主国家的恶意努力”，全国民主基金会的研究报告还提出了反制中俄等威权国家“锐实力”的建议。这些建议已经有相当多部分被美国政府特别是国会所接受，或在一些国家引起共鸣。

解决中俄两国信息不足的问题。全国民主基金会的研究报告认为，相当多民主国家有关中国政治制度及其外交政策战略的信息往往极为有限。很少有记者、编辑和政策专业人士对中国有深刻的了解，能够与其他社会分享他们的知识。鉴于中国在这些环境中的经济、媒体和政治足迹不断增长，迫切需要建设传播有关中国及其政权的独立信息的能力。在拉美等地，俄罗斯也是如此，尽管中欧对当今俄罗斯的了解更为丰富。

民间社会组织应制定战略，向更广泛的受众传播关于中国和俄罗斯的专家知识。这应包括有意识地努力打破普通的学术和政策障碍，使中国和俄罗斯问题专家与专注于拉丁美洲或中欧的区域专家能够开展合作。这一挑战是全球性的，出现在每个大陆的民主国家，应对措施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揭露威权势力。在全国民主基金会看来，中国和俄罗斯的强大努

---

1 THORSTEN BENNER, JAN GASPER, MAREIKE OHLBERG, LUCREZIA POGGETTI, KRISTIN SHI-KUPFER, *Authoritarian Advance : Responding to China's Growing Political Influence in Europe*, GPPI and MERICS Report, February, 2018. p.2.

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伪装，例如，将国家指导的项目伪装成商业媒体或基层协会，或者利用当地行为者作为外国宣传和外国操纵工具的渠道。为了抵消这些错误的努力，民主国家的观察员应该把他们置于聚光灯下，并以全面的方式加以分析；而且，跨专业领域和边界建立工作联盟至关重要。研究人员、记者和民间社会领导人，如果担心威权“软实力”所带来的更复杂的挑战，也应分析民主社会中非自由主义精英的言论，并强调威权政权为了促进自身利益而试图传播的意识形态概念。

让民主社会免受邪恶的威权势力的影响。全国民主基金会认为，一旦威权势力的性质和技巧暴露出来，民主国家就应该建立内部防御。威权倡议旨在培养与政治精英、思想领袖和其他民主社会信息守护者的关系。这些努力是莫斯科和北京的更大目标的一部分，目的是进入民主制度，以鼓励合作，消除对其专制政权的批评；此外，支持一个健全、独立的民间社会 -- 包括独立媒体 -- 对于确保民主国家的公民获得足够的信息，以批判性地评估与专制政权更密切接触的好处和风险至关重要。

重申支持民主价值观和理想。全国民主基金会认为，如果集权的目的之一是使非自由的政府形式合法化，那么只有当民主国家和公民忽视自己的原则时，它才是有效的。俄罗斯试图利用民主社会中先前存在的分裂，以及中国试图中和对自己政权的批评，都强调了让公民对民主作为一种成功的政府形式产生怀疑。民主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必须明确和一贯地代表民主理想发言，并在可接受的民主行为标准方面作出明确的标记。否则，威权主义者将填补这一空白。

重新定义“软实力”。最后，记者们、智库分析家和其他政策精英们需要认识到他们在思想领域的威权影响力努力，因为他们是具有腐蚀性和颠覆性的“锐实力”工具，对目标民主社会造成了真正的损害。冷战结束以来使用的概念词汇似乎已不足以描述正在发生的事情。镇

压政权使用的工具越来越多，这并不是“软”的，因为它们只是为了吸引支持。他们的主要目标不是“迷人”或“赢得人心”。相反，这种策略应该被看作是操纵、扭曲和分散注意力的工具，反映了使用这些手段的威权国家的反民主政治制度。<sup>1</sup>

“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和“墨卡托中国研究所”的联合报告同样发出了强烈的呼吁：如果欧洲想要阻止中国影响努力的势头，它就需要迅速果断地行动。

在回应中国的推进时，欧洲各国政府需要确保其国家的自由的DNA——“政治和经济体系保持原样”。尽管一些限制是必要的，但欧洲不应该复制中国的非自由主义。在尽可能保持开放的同时，欧洲需要通过整合政府、企业、媒体、公民社会、文化、艺术以及学术界，采取不同机构多管齐下战略，解决中国威权影响的关键弱点。联合报告提出了一个覆盖多个领域的系列方案，包括：

欧洲需要更好地利用欧盟成员国的集体实力；欧洲各国政府需要投资于高素质、独立的中国问题专家；欧盟需要继续提供中国在欧洲国家投资的替代方案；欧盟及其成员国需要建立一套灵活的投资筛选工具；欧盟需要投资于加强国家和欧洲安全制度，包括网络安全和反情报工作。对于公民社会行为者和更广泛的公众，要全面了解威权影响，自由民主国家需要利用开放社会的关键资产之一：关键公开辩论的力量；欧洲需要确保遏制中共影响议程的努力不会沦为针对中国公民和文化的运动。<sup>2</sup>

综合全国民主基金会、“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和“墨卡托中国研

---

1 [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Sharp Power : Rising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December 2017, pp.22-24.]

2 THORSTEN BENNER, JAN GASPER, MAREIKE OHLBERG, LUCREZIA POGGETTI, KRISTIN SHI-KUPFER, *Authoritarian Advance : Responding to China' s Growing Political Influence in Europe*, GPPI and MERICS Report, February, 2018. pp.3-4.

究所”联合报告的分析与建议，我们可以大致看出欧美国家应对所谓中国“锐实力”的趋势以及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第一，欧美国家互相协调，一致应对中国所谓的“锐实力”。全国民主基金会、“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和“墨卡托中国研究所”研究报告的先后出台，决不仅仅是巧合。根据英国《经济学人》(Economist)杂志文章的报道，澳大利亚是第一个对中国的策略发出危险信号的国家。2017年12月5日，有关中国干涉澳大利亚政治、大学和出版业的指控促使澳大利亚政府提出了新的法律，以应对外国影响立法者的“前所未有和日益复杂的”努力。2017年12月中旬，一位澳大利亚参议员因被指控接受华裔政治献金，并在南海问题上发表与中国立场相近、但与其自己的政党及澳大利亚政府立场向左的言论而被迫辞职。英国、加拿大和新西兰也开始敲响警钟。12月10日，德国指责中国试图培养政治家和官僚。12月13日，德国国会就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举行了听证会。<sup>1</sup>而就在同一天，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办了第二场关于“中国长臂”的听证会。在听证会上，委员会共同主席之一的鲁比奥呼吁：“中国政府试图引导、购买或胁迫政治影响力和控制“敏感”话题的讨论，这是普遍存在的，并在美国和我们的盟友中构成了严重的挑战……但在同样的威权冲动激励中国政府在海外的努力的程度上，它直接威胁到我们最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这是美国决策者和志同道合的盟友必须认真对待的事情”。鲁比奥特意提到全国民主基金会的“锐实力”报告，并将其称为一份“重要的报告”<sup>2</sup>在2018年2月17日召开的第54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德国外长西格马·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形容：中国正在发展一个全面替代体

---

1 “What to Do About China’s ‘Sharp Power’ ,” <https://www.economist.com/news/leaders/21732524-china-manipulating-decision-makers-western-democracies-best-defence>

2 Marco Rubio, CECC Hearing on “The Long Arm of China : Exporting Authoritarian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dnesday, December 13, 2017, pp.2-3.

系，这个体系不同于欧美国家建立在自由、民主之上的体系。他呼吁美国与欧洲联手，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

第二，欧美国家的立法机构以及政治人物开始利用资深的影响力，对中国在海外的文化机构采取直接行动。这不仅会造成中国在海外公共外交环境的急剧恶化，甚至会导致一些文化机构在海外的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甚至被迫关门。

在美国，来自共和党籍的鲁比奥参议员、科顿参议员 (Tom Cotton) 与威尔逊众议员 (Joe Wilson) 星期三分别在参众两院正式提出《外国影响力透明度法案》(The Foreign Influence Transparency Act)。根据法案，包括由中国政府办理的孔子学院等组织机构都必须登记为外国代理人。法案同时修改了《高等教育法》(Higher Education Act) 中有关学校收受捐赠的规定，要求大学必须公布所有超过 5 万美元以上或同等价值的外国捐赠、合约或礼物。“法案旨在提高外国政府在美国活动运作的透明度，”鲁比奥议员在声明中称，“这将强化大学院校公开外国资金来源的有关规定，并填补现有法律的漏洞，要求在全美国高等教育机构中拥有 100 多所分校，包括佛罗里达州也有几所分校的孔子学院，向司法部登记成为中国政府的代理人。”<sup>1</sup>

不仅如此，一些国会议员还直接致信给本周开办孔子学院的大学，要求这些大学切断与孔子学院的合作。麻萨诸塞州的美国联邦众议员穆尔顿 (Seth Moulton) 3 月上旬致函麻州的塔夫茨大学和麻州大学波士顿分校，要求他们切断与在这两个学校设立的孔子学院的关系。穆尔顿写道，“中国政府在全美国范围内建立和扩大孔子学院的目标和宗旨是明确的，即歪曲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的评论，对人权捍卫者进行威

---

1 李逸华、张伟，《美议员正式提案：要求孔子学院登记为外国代理人》，资料来源为美国之音中文网站，链接为：<https://www.voachinese.com/a/us-lawmakers-foreign-influence-act-20180321/4309828.html>

胁和消声，造成对异见或公开讨论不能容忍的气候。”<sup>1</sup>来自佛罗里达州的鲁比奥也积极推动佛州教育机构结束与中国政府资助的教育项目的合作关系，他分别致信迈阿密戴德学院、北佛罗里达大学、南佛罗里达大学、西佛罗里达大学和布劳沃德郡塞普莱斯湾高中，敦促他们结束孔子学院项目。截至目前，西佛罗里达大学通知管理孔子学院的中国国家汉语办公室，以及与西佛罗里达大学合作的四川外国语大学，将不再同孔子学院续约，2018年5月合约到期后，结束双方的合作关系。

第三，欧美国家将对中国资本、或有中资背景的投资平台在这些国家媒体及文化机构的发展与合作进行更为严格的审查。2017年12月13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举行题为“中国长臂：向全球输出有中国（中共）特色的威权主义”听证会，指控中共海外渗透威胁到民主国家的核心价值，委员会正在酝酿新的立法思路，以及坚决回击的方式。CECC委员会共同主席史密斯表示，中共所利用的技术、压迫、施压以及承诺市场准入等手法却是空前的，给民主社会的自由带来严重威胁。美国长期的盟友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都说，对中共对这些国家的政治人物、商业和学术机构的献金行为表示震惊。“中共在海外的渗透几乎没有受到审查，现在必须要去改变这种情况。”<sup>2</sup>会议的主持者、CECC共同主席鲁比奥说，今天讨论的问题引起美国政策制定者的极大关注。这次听证会将侧重审视中共在全球自由社会进行的渗透活动，中共企图扼杀对中国历史敏感话题和人权记录的讨论，并对其压制政策持批评态度的人进行恐吓。鲁比奥表示，今年的听证会是在一个更广泛的问题上审视“中共的长臂”，那就是中

---

1 安华：《麻州大学波士顿分校面临断绝与孔子学院关系的压力》，资料来源为美国之音中文网站，链接为：<https://www.voachinese.com/a/university-of-massachusetts-boston-china-institute-20180322/4312121.html>

2 Christopher H. Smith, Hearing on “The Long Arm of China : Exporting Authoritarian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December 13, 2017, pp.1-2.

共在全球的渗透。“它们(中共)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哪些部门或机构最容易受此影响?我们能做些什么?”可以预见,在美国倡导下,欧美国家对在这些国家的中国资本、尤其是涉足媒体、智库、大学等文化机构的资本进行更为严格的审查。中国在这一领域与国外的合作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局面。

第四,欧美国家将强化对中国的信息战、舆论战。一方面,无论是全国民主基金会的“锐实力”报告,还是“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和“墨卡托中国研究所”的联合报告,都将中国在这些国家影响力度上升归结为,这些国家自身不能提供足够的关于中国的信息产品,这就给中国信息的大举侵入提供了空间,在这一过程中,让这些国家的公众逐渐接受了中国信息的影响。前者希望加强传播“独立信息”的能力,后者则希望培养更多独立的专家,为公众提供更多、与中国政府所提供的不同的信息产品。

另一方面,舆论战被认为是中国“锐实力”的重要工具之一,必然会引起欧美国家的重视。在2017年12月13日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谭安(Glenn Tiffert)指出,中国计划在全球以中国模式取代几十年来由美国为象征的自由秩序;“形成公众舆论是该计划的一个关键方面。事实上,中国权威人士经常将民意描述为一个‘战场’(舆论战场),在这个‘战场’上,必须进行并赢得一场高度自律的政治斗争……包括各种形式的国家镇压和审查,但我今天要强调的一点是,它们并不停留在边界。中国还致力于在国外积极塑造有关它的叙述,并在不同程度上调整了国内磨练的方法,以适应这一任务。”<sup>1</sup>美国的主流媒体认为,中共在美国所下的功夫与美国对给予的回击差距仍然很大。中共当局因为发觉到民主世界的弱点而变得更胆

---

1 Glenn Tiffert, Hearing on “The Long Arm of China : Exporting Authoritarian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December 13, 2017, p.1.

大。虽然所有国家都可能会寻求在国外的影响力、追求软实力。但中共将技术、施压以及经济诱惑等手段相结合，超越美国曾经面临的来自任何一个其它国家的渗透。美国越早承认这一现实，就会有更好的机会加以回应。<sup>1</sup>

#### 四. 对策：外交层面、舆论宣传层面

前面已经谈到，欧美国家以“锐实力”名义对中国的发动的意识形态攻势，这一方面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政策“遏制”因素逐渐加大的反映；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发展模式、中国经验、中国文化在海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已经大到让对方感受到威胁的地步。鉴于这种情况，以及欧美国家已经采取或即将采取的对策，我认为，中方可以采取的对策主要有。

在外交上，针对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加大对华关系中的“遏制”因素的做法，中方不宜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一定要以我为主，要始终坚持和平与发展的外交路线，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稳健推动一带一路的建设，将“亲、诚、惠、容”体现到每一项具体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中。

对美外交，不论美国官方是否接受，都要不断地向美国官员、智库学者表达中国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让美国决策者及精英阶层感受到中国发展中美关系的出发点就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此外，欧美国家并非铁板一块，欧盟内部国家间的差异更大，“分而治之”的策略永远不会过时。我们完全可以利用欧美国家在国家利

---

1 Josh Rogin, “China’s Foreign Influence Operations are causing Alarm in Washington,” The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10, 2017.

益上的差异，积极推动与部分国家、尤其是南欧和中东欧国家间的关系，与上述国家建立更为紧密的经贸关系；至于欧盟内部两个最大的国家德国和法国，我认为，以目前这两个国家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存关系，尚不至于跟在美国后面对中国发起类似于上个世纪的冷战。

针对欧美国家指责中国的“锐实力”，我认为，这说明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做法是比较成功的。我们不能因为西方国家将中国海外文化交流活动指责为“锐实力”就缩手缩脚，而是应该按照既定的方针和策略，继续实施已有的项目。不能对欧美国家的威胁做原则性让步。

在这个问题上，欧美国家内部同样不是铁板一块。随着中国的发展甚至崛起，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会成为欧美国家内部更大的需求以及共识。这种需求决定了中国海外交流项目的生命力。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可以发出“锐实力”的刺耳声音，法国、德国同样能够发出与中国文化交流正面的声音；佛罗里达等州可以结束孔子学院项目，加利福尼亚等州的孔子学院也可以办的比以前更好。这需要国家汉办的精心设计与组织。

针对欧美国家对中国海外交流项目的审查，中国政府与该针锋相对，对欧美国家在中国的相应项目进行同样的审查，并完善采取此类行动的法理基础。

在欧美国家提出“锐实力”理论后，舆论战是难以避免的，在这一领域，中国要敢于应战、善于应战。

截止目前，中方对于“锐实力”的回应还仅仅停留在将其作为“中国威胁论”予以回击，停留在对对方的批评、抨击上，但这远远不够。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文章。

第一，组织欧美国家认同与中国文化交流的学者、孔子学院的学生、现身说法，以新闻、视频、评论文章等方式，介绍中国对外文化交流项目的正面影响与意义。一般说来，没有哪个国家的学者文章比本国学者的文章对本国公众影响更大了。

第二，继续在海外争夺信息空间。总体来看，海外关于中国的信息量还很不足，而了解中国的需求在不断上升。哪一方能够为这些需求供应更多的信息，哪一方就能在信息战争夺中居于优势地位。当关于中国的正面报道居于绝对优势时，欧美国家抹黑中国的信息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第三，组织国内学者撰写揭露“锐实力”概念本质以及与美国对华大战略关系的文章，揭示美国提出“锐实力”的目的。同时，针对欧美学术界提出的“锐实力”概念的内涵，比照分析美国对外文化输出中的“锐实力”做法、甚至文化帝国主义的行为。

（作者系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美国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对外关系史、国际关系、非传统安全问题等。）

---

联系方式：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 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电 话：86-21-53068153

传 真：86-21-53067106

电子邮件：[siassias2015@163.com](mailto:siassias2015@163.com)

---